

• 科学技术哲学 •

## 掌控技术：阿米什人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及其启示

Mastering Techn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ish and Modern Technology and Its Enlightenment

潘雅萍 / PAN Yaping<sup>1</sup> 严火其 / YAN Huoqi<sup>2</sup>

(1.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2. 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5)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摘要:** 现代技术席卷全球, 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丧失了选择和控制技术的能力。而阿米什人却与众不同, 他们被称为技术的掌控者。他们对现代技术不是被动听任而是积极控制, 对一些技术直接拒绝而对更多技术予以限制。比如拒绝使用收音机、电视、互联网, 限制使用电话、汽车、电力、拖拉机、计算机。他们能够掌控技术是由于持有“与世分离”信条和“格拉森海特”精神这种特殊的价值观念。与其相容的技术可能会被接受和使用, 与其不相容的技术必然遭到拒绝或限制。阿米什人的案例能够带来的启发是, 价值观念是能与技术博弈甚至控制技术的一种力量。积极发挥价值观念的作用, 可能促进人类社会更好地控制技术。

**关键词:** 阿米什人 价值观念 技术控制

**Abstract:** Modern technology is sweeping the globe,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seem to lose the ability to choose and control technology. The Amish, however, are different because they are known as the masters of technology. They do not passively accept modern technology, but rather actively control it, while they directly reject some technologies and place restrictions on others. For instance, they reject radios, televisions, and the internet, and restrict the use of telephones, automobiles, electricity, tractors, and computers.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technology stems from their unique values of Absonderung and Glassenheit. Technologies that align with their values may be accepted and used, while those that do not are inevitably rejected or restricted. The Amish case can inspire us that values can act as a force to combat with technology and even control it. Harnessing actively the power of values may promote better control of technology in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Amish; Values; Technology control

中图分类号: C91:B815.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3.07.005

现代技术席卷全球, 人类步入技术时代。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高效和便利的同时, 生活也被技术重构。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人与技术》(Man and Technics) 中警告道: “世界

之主正在成为机器的奴隶, 这迫使世界之主——迫使我们所有人,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遵循它的路线。”<sup>[1]</sup> 对现代技术的盲目追逐和过度依赖使越来越多的人缺乏对其分辨和

收稿日期: 2022年4月27日

作者简介: 潘雅萍(1993-)女, 湖北孝感人,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  
Email: yaping\_p@163.com

严火其(1963-)男, 湖北汉川人, 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哲学。Email: yhq@njau.edu.cn

选择的能力。

然而,阿米什人(Amish)<sup>①</sup>却是个例外。阿米什人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是欧洲再洗礼派(Anabaptist)的分支。18世纪初,他们陆续移民到美洲,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今,他们已从20世纪初的6千人蓬勃发展至37万人,成为美国最引人注目也最成功的亚文化之一。考察阿米什人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能对现代技术有所控制。那么,阿米什人掌控技术有哪些具体表现?他们何以能够成为现代技术的掌控者?阿米什人的案例又能带来哪些启示?

## 一、阿米什人掌控现代技术的表现

阿米什人在与现代技术的关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阿米什研究权威学者克雷比尔(Donald B. Kraybill)、温纳(Karen M. Johnson-Weiner)和诺尔特(Steven M. Nolt)共同认为:“阿米什人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群体都更努力地驯化技术,使其强大的力量不至于压倒或削弱他们的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2], p.313)阿米什人致力于控制技术,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盲目排斥技术的卢德分子。国内较早关注阿米什的学者刘华杰就指出:“阿米什人并非一味地反对技术,他们的社区使用多种技术,使用成熟的、经过检验的技术!”<sup>[3]</sup>美国技术评论家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在深度考察阿米什人后也发现:“他们绝非下意识的技术恐惧者,而是非常具有适应性的技术选择者,他们设计出了适合自身限制的卓越技术。”<sup>[4]</sup>不仅如此,被誉为“当代梭罗”的著名诗人贝里(Wendell Berry)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阿米什人是“唯一的、真正的技术掌控者”。<sup>[5]</sup>

阿米什人对现代技术的掌控主要是说,他们不是被动听任而是积极控制,对一些技术直接拒绝而对更多技术限制使用。事实上,他们

成功掌控了许多现代文明的标志性技术,比如不使用收音机、电视、互联网,限制使用电话、汽车、电力、拖拉机、计算机。

阿米什人坚决拒绝收音机、电视和互联网。收音机、电视几乎是主流社会每个家庭的标配设备,互联网更是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工具。但阿米什人没有任由这些技术影响自己的生活,而是果断把它们排除在社区之外。克雷比尔等人提到:“阿米什人对通讯和娱乐技术的抵制态度最为坚决。收音机、电视、视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都是不允许的。”([2], p. 315)在20世纪20年代,收音机被阿米什人拒于门外。30多年后,电视遭到同样命运,成为“阿米什社区内无可争议的禁忌”。<sup>[6]</sup>互联网则被他们视为“撒旦的工具”,<sup>[7]</sup>也被断然拒绝。美国传播学学者库珀(Thomas W. Cooper)在深入研究阿米什人禁用收音机、电视等电子媒体的案例后认为:“他们对电子媒体的态度表明,他们控制着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所控制。”<sup>[8]</sup>

阿米什人严格控制电话的使用。主流社会普遍使用电话,电话俨然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而阿米什人却始终严格禁止在家里使用电话。早在1910年前后,禁止在家里安装和使用电话的规定就被纳入阿米什人的行为守则之中。如今,电话禁令依然得到严格遵守。当然,阿米什人并非完全不用电话,他们为应对紧急情况设立了社区电话,对它也有许多限制。社区电话通常远离家宅,被安置在小巷尽头的简陋棚屋里,由几户相邻的家庭共用。功能也受到严格约束,多数情况下只能用于拨出。一位在阿米什乡村工作的导游说:“他们掌控了电话,也把家庭时间留给了自己。阿米什人喜欢说:‘我们掌握了技术。’”([9], p.93)

阿米什人对汽车的使用也实行了严格限制。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2020年的人口普查发现,高达91.6%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而同样生活在美国的阿米什人却一直使用马车出行,坚决不购买汽车。阿米什人对汽

<sup>①</sup>本文的研究对象“阿米什人”主要指老派阿米什人(Old Order Amish)。他们是阿米什人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仍然保持许多旧有传统。学界通常将其直接称为“阿米什人”。

车的使用有明确规定：成员不得拥有或驾驶机动车，不得持有驾驶证，不得借钱给他人购车。不拥有汽车甚至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一位阿米什妇女直白地说：“任何有车的人都不是阿米什人。”（[10]，p.213）阿米什人也并不是完全不乘坐汽车，他们为缓解经济压力允许成员乘坐非阿米什人驾驶的汽车，但绝不能出于娱乐目的。

阿米什人牢牢控制电网的使用。在无数美国人欣然接受电网的时候，阿米什人却严格限制使用电网。1920年，禁用公共电网的规定被正式纳入阿米什人的行为规范。必要时，他们利用电池或发电机为一些设备供电。在阿米什人看来：“我们用电池，因为你只能在短时间内使用它，使用发电机因为你必须亲自为它添加燃料，还得时常维护。这是我们控制用电的方式。”<sup>[4]</sup>阿米什人对电力技术的掌控在处理牛奶储存问题上有突出呈现。售卖牛奶是阿米什人的重要收入来源，牛奶储存事关重大。过去，他们都是把牛奶存放在单独小罐中用水冷却。1968年，乳制品公司要求奶农必须采用大容量不锈钢奶罐来储存和冷藏牛奶，并且每隔一小时用自动搅拌器搅拌。满足新卫生标准的便捷途径就是直接使用电网来驱动储奶罐和搅拌器。但阿米什人没有迫于经济压力修改电网禁令，而是采用柴油发动机驱动奶罐的制冷装置，通过电池给自动搅拌器供电，成功避免了使用公共电网。

阿米什人对拖拉机的使用也有所限制。拖拉机是现代农业中不可缺少的动力机械，而以农业生活为核心的阿米什人却严令禁止拖拉机在农田中使用。1923年左右，阿米什人对拖拉机的使用作出限定：拖拉机不得开入农田，只允许在谷仓中作为固定式发动机使用，只允许配备钢制轮胎。这一禁令同时被纳入行为规范，直到今天仍是阿米什人不可违抗的命令。曾有一位阿米什农民在田间使用拖拉机，结果受到主教严厉训斥：“要么减少机械化，要么离开阿米什。”<sup>[11]</sup>这里的机械化主要指拖拉机。阿米什

人其实允许使用玉米采摘机、打捆机、搂草机等多种农业设备，但始终没有放松对拖拉机的限制。

阿米什人还限制使用计算机。作为信息时代的标志性设备，计算机已经渗透到主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阿米什人却坚决抵制计算机。1980年代末他们就禁止拥有现代标准计算机。当然，阿米什人并非完全不用计算机，鉴于一些成员的工作需要，他们容许使用一种被称为“经典文字处理器”的改良计算机。这种计算机是“由朴素人（Plain People）<sup>①</sup>专门为朴素人制造的”，<sup>[12]</sup>被俗称为“朴素计算机”（plain computers）。它改由电池供电，功能和使用范围也受到严格限定。它被禁止使用上网功能，以及音频、视频、游戏等软件，只保留了文字处理、表格制作和绘图功能，并仅限在工厂和企业等工作场所使用。

从上看出，身处技术时代，阿米什人却以其独特方式掌控了技术。

## 二、阿米什人能够掌控现代技术的原因

阿米什人何以能对现代技术有所掌控呢？人们通常归因于宗教和社区。比如克雷比尔等人就说过：“阿米什人的社区和宗教的影响和相互联系使他们有可能限制技术。”（[2]，p.333）这种说法固然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实则过于笼统，没有涉及根本。实际上，阿米什人之所以拥有特殊的宗教和社区形态，背后尚有深层因素，主要是阿米什人持有“与世分离”（Absonderung）信条和“格拉森海特”（Gelassenheit）精神。

“与世分离”是阿米什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原则。不同于其他基督教派，阿米什人对教义有自己的特殊理解。他们信奉的重要文献《多德雷赫特声明》概述了其信仰的基本宗旨，其中“与世分离”被视为中心信条。<sup>[13]</sup>阿米什人对“与世分离”的坚定信念源于明确的《圣经》经文，他们相信圣经是最高权威，并从字面意义理解圣经。《圣经》多次强调要与世俗世界相分离，

①朴素人（Plain People），指以阿米什人为代表的穿着朴素、生活简单的某些再洗礼派团体。

限制信徒与外界的联系。此外,阿米什人在欧洲遭受了近百年的宗教迫害,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主流社会分离的立场。

“与世分离”的含义是远离外部世界(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与其保持“不一致”(nonconformity)。远离外部世界不是简单的与世隔绝,更多是指远离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堕落行为。在阿米什人看来,外部世界即主流社会被撒旦所统治,存在许多“污点”,包括“不信、骄傲、贪婪、放纵、肉欲、肢体冲突、世俗娱乐、时尚、世俗名望”,<sup>[14]</sup>这些都是他们所极力远离的。而与外部世界“不一致”则是指不遵从主流规范,保持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生活形式。阿米什农民科莱蒂(Tom Coletti)对此具体解释说:“我们穿的衣服,接受或拒绝的技术,我们的家庭和拥有的企业都是‘不一致’的一部分。”<sup>[15]</sup>即使在今天,阿米什人仍然处处践行着“与世分离”信条,比如穿着传统服饰,使用马车出行,不与非阿米什人通婚,使用德语方言等。

“与世分离”信条是阿米什人能够掌控现代技术的重要原因,和“与世分离”信条相冲突的技术通常会受到他们的拒绝或限制。“与世分离”信条强调要和外部世界保持距离,而在阿米什人看来很多技术会破坏这一信条。比如,收音机、电视、互联网、电话、计算机都是信息通信工具,这些技术会传播外界讯息,带来世俗社会的“污点”;汽车使人与外部世界建立关联,频繁互动,同时还会带来收音机和保险;拖拉机与汽车外形相仿,可能诱使人们使用汽车;公共电网是电力传输的载体,连上电网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与外界的联系,打破分离界限。与世分离还意味与主流社会“不一致”,而使用汽车、拖拉机消除阿米什人和非阿米什人之间的“不一致”性,可能使其面临被主流社会同化的威胁。

“格拉森海特”是阿米什人秉承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深深植根于阿米什人的灵魂中,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格拉森海特”最初并非阿米什人的词汇,但今天已在阿米什研究中广泛使用,以克雷比尔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用它来描述阿米什人的性情气质。“格拉森海特”

的概念和用法也得到阿米什人的认同,一位长老曾说:“父母想要教会孩子基督教和阿米什文化的价值观。……即‘格拉森海特’的理念。”([9], p.123)

“格拉森海特”意味着顺服、谦卑、简朴。阿米什研究权威著作《阿米什文化之谜》(*The Riddle of Amish Culture*)对“格拉森海特”的内涵有具体阐释:“‘格拉森海特’有多种特定含义:忍让、服从上帝意志、依顺上帝和他人、克己、知足、平静。阿米什人的许多词汇表达了‘格拉森海特’的意思:顺服、谦卑、克己忘我、节俭、简单。”([10], p.29)另一部阿米什研究的重要著作《阿米什》(*The Amish*)也有相近表述。而阿米什人自己解释说:“我们经常说一个德语单词Gelassa,它是Gelassenheit的简化。Gelassa的意思是‘顺其自然、接受、不要反击、不要与上帝争辩、不要对伤害你的人生气、顺服吧’。”<sup>[16]</sup>可见,阿米什人对“格拉森海特”的理解与研究学者的阐述基本一致。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格拉森海特”特别强调顺服,而服从集体、为人谦卑、节俭生活都是它的重要表现。

和“与世分离”信条一样,“格拉森海特”精神也是使阿米什人能够掌控现代技术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冲突的技术一般也会被拒绝或限制。一方面,“格拉森海特”精神要求谦卑、克己、简朴,而阿米什人认为许多技术带来的影响都与之冲突。比如,收音机、电视、互联网、计算机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充斥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汽车象征炫耀、自由和速度,拖拉机代表力量和效率;公共电网会招致更多现代技术,容易引发贪婪之心。另一方面,“格拉森海特”强调顺服集体,家庭和社区对阿米什人具有特殊意义,而在他们看来很多技术都会对其产生破坏作用。比如,收音机、电视、互联网、计算机容易使人上瘾,导致忽视家人;电话会分散注意力,影响家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电网可能会“带来许多诱惑,导致教会和家庭生活恶化”;<sup>[17]</sup>汽车速度快,增加了人员流动性,可能引起社区分裂;拖拉机则可能剥夺年轻人的工作机会,迫使其离开农场到外界工作,破坏家庭和社区团结。

阿米什人是通过“与世分离”信条和“格拉森海特”精神对技术进行评估和审查，进而实现技术控制的。那么，“与世分离”和“格拉森海特”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与世分离”是生活信条，是阿米什人生活的信念和追求；“格拉森海特”是精神气质，是他们身上展现的性格和品质。这两者都深深烙刻在阿米什人的头脑中，共同构成他们的基本观念。同时它们也是阿米什人判断和评价实践活动预期结果的主要依据，是其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起点。可以说，“与世分离”信条和“格拉森海特”精神都是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

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是独立而稳定的。“与世分离”信条强调与外部世界相分离，从一开始就与主流社会划清了界限。“格拉森海特”精神生长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主张顺服和谦卑，与美国主流文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截然不同。数百年来，他们始终秉持这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代代传承。他们还掌握了教育自主权，可以单独建校并自主管理。这意味着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从而将价值观念延续。此外，“奥德农（Ordnung）”对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起到了强化作用。“奥德农”是管理阿米什人生活的行为规范，由社区成员共同制定，并受到他们的严格遵守。“奥德农”不轻易改变，其“规定的每一种实践都强化了顺服、简朴的价值观和与外部文化分离的信念”。<sup>[18]</sup>通过把无形的观念转化成有形的规则和习俗，“奥德农”进一步保障了阿米什人价值观念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这种独立稳定的特性使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当的韧性，能够清晰而持久地指导其实践活动。

总体而言，阿米什人能够掌控技术，是由于持有“与世分离”信条和“格拉森海特”精神这种特殊的价值观念。

### 三、阿米什人掌控现代技术的启示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技术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对此，一些学者提出“控制技术”的主张，并给出了相应的控制途径。其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技术途径，即通过开发新技术来控制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代表人物有卡恩（Herman Kahn）、西蒙（Julian L. Simon）等经济学家。另一类是社会途径，即通过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多个方面的介入来引导技术发展，从而达到控制技术的目的。比如埃吕尔（Jacques Ellul）、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温纳（Langdon Winner）等技术哲学家都表达过对技术进行社会控制的主张，而国内学者邱仁宗、胡化凯、韩小谦、常立农、甄凌等也强调社会控制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地建构理论和提出对策。<sup>[19]-[22]</sup>

阿米什人实现技术控制的手段与这两种都不同。阿米什人能对现代技术有所控制依靠的既不是技术手段，也不是社会手段，而是其价值观念。在阿米什社区，几乎每位成员都持守“与世分离”和“格拉森海特”的价值观念，而一项技术进入阿米什社区就会与其价值观念遭遇和碰撞。这时技术会受到阿米什人的严格审查与评估。由于他们的价值观念独立稳定并且颇具韧性，因而能在与技术的对抗中非但不落下风，反而实现掌握。结果是直接拒绝收音机、电视、互联网，限制使用电话、汽车、电力、拖拉机等。

如果我们也想控制技术，是否应该照搬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当然不是。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文化，无法简单复制。即便可以复制过来，也不一定有同样效果。我们应该抽象汲取阿米什人的经验。

阿米什人的案例能够带来的启发是，价值观念是能与技术博弈甚至控制技术的一种力量。一项技术来到人们面前，会与既有的价值观念遭遇。这时如果技术及其潜在影响与价值观念相容不悖，技术就会被顺利接受；如果技术及其潜在影响与价值观念存在冲突，双方就会发生碰撞。当价值观念不够坚固，就可能被技术冲破甚至重塑，结果是技术为人采用；而当价值观念足够坚固并且存在相当韧性，就会与技术形成对峙局面。在对峙中，观念与技术可能演变为博弈的双方。博弈的过程可能紧张

激烈,也可能平静和缓。结果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技术被迫改变存在形态或限制使用范围,另一种是技术直接遭到拒绝。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念不会完好无损全身而退,但它却为控制技术发挥了切实作用。

《庄子·天地》中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丈人抱瓮入井”。话说孔子的弟子子贡路过汉阴,遇到一位老丈为浇灌菜园,怀抱瓦罐下井取水。子贡不忍其苦,推荐他使用桔槔。桔槔是一种用于汲水的机械,将其置于井上就能取水而不必深入井底。可没承想的是,老人家却明确拒绝使用桔槔,并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个故事古往今来已有多种诠释,这里尝试使用观念与技术博弈的视角提供一种新解读。老丈是道家学派的代表,其人生理想是泯除“机心”,持守“纯白”,追求“载道”的生命状态。在他看来,桔槔这种机械会引来“机事”滋生“机心”,终致“道之所不载”。也就是说,桔槔及其潜在影响与丈人的价值追求存在明显冲突。而丈人的价值观念清晰稳定,在与桔槔的博弈中以完胜告终。最终丈人拒绝桔槔。

学界的既有研究也可为观念能与技术博弈的观点提供一些支撑。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曾注意到价值观念对技术发展的建构作用。平齐(Trevor J. Pinch)和比克(Wiebe E. Bijker)就曾有过强调,“价值观念会影响对技术产品的意义赋予”而“不同的意义会构成不同的发展路线”。<sup>[23]</sup>在技术控制研究中,汪向阳曾把价值观念列为技术的社会控制条件之一;<sup>[24]</sup>戴艳军、刘则渊主张技术的道德控制,认为可以通过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来改变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而实现控制;<sup>[25]</sup>盛国荣、陈凡认为任何实践选择都受制于主体的价值取向,只有保证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才能保证技术控制的有效性。<sup>[26]</sup>这些成果都触及了价值观念在技术发展与控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只是没有直接点明和突出强调价值观念是能与技术博弈的一

种力量。

如果注意到价值观念是能与技术博弈的力量,个人在技术控制中的地位就会凸显出来。以往的技术控制研究大多立足于国家或社会角度,很少关注个人特别是技术的使用者。远德玉和陈昌曙曾将控制技术发展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人微观层次,包括发明者、工程技术工作者、研究单位;二是社会中观层次,主要是企业和公司;三是社会宏观层次,指国家政府。<sup>[27]</sup>这种划分并未将技术的使用者考虑在内,而多数研究者也采用了这一分析框架。使用者的确很难参与技术的发明和设计过程,很难改变技术的传播与推广进程,但并不意味着对技术控制无法作出贡献。一个人在面对某项技术时,如果其价值观念与技术存在冲突,技术就可能遭到拒绝或限制。比如,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并不能影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但却完全可能因为持有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观念而拒绝购买。这种个人意义上的技术选择如果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就可能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体共识,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技术选择。

价值观念能与技术博弈这种理念受到关注,不仅可能促使人们更加理智地评估和选择技术,还会激发人们反思、审视甚至主动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进而使其更加清晰和稳固。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主动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尝试控制技术。个人意义上的技术控制可以与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技术控制形式构成互补,共同推进实现控制目标。换言之,积极发挥价值观念的作用,将有助于人类社会更好地掌控技术。

#### [参考文献]

- [1] Spengler, O. *Man and Technics: A Contribution to a Philosophy of Life* [M]. Translated by Atkinson, C. F.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2, 90.
- [2] Kraybill, D. B., Johnson-Weiner, K., Nolt, S. M. *The Amish*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刘华杰. 中译本序 [A], 史蒂文·M. 诺尔特: 阿米什人的历史 [M]. 毕其玉 译,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5, I-IV.
- [4] Rheingold, H. 'Look Who's Talking' [J/OL]. *Wired*, <https://>

- www.wired.com/1999/01/amish/. 2023-03-12.
- [5] Berry, W. *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 Culture and Agriculture*[M]. Berkeley: Counterpoint Press, 1977, 99.
- [6] Kraybill, D. B. 'Plain Reservations: Amish and Mennonite Views of Media and Computers'[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98, 13(2): 99-110.
- [7] Neriya-Ben Shahar, R. 'Negotiating Agency: Amish and Ultra-Orthodox Women's Responses to the Internet'[J]. *New Media & Society*, 2017, 19(1): 81-95.
- [8] Cooper, T. W. 'Of Scripts and Scriptures: Why Plain People Perpetuate a Media Fast'[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006, 29(2): 139-153.
- [9] Tan, T. K. 'Silence, Sacrifice and Shoo-Fly Pies: 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of the Amish Community in Lancaster County, Pennsylvania'[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 [10] Kraybill, D. B. *The Riddle of Amish Culture*[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Nagata, J. 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mong the Old Order Amish of Illinois'[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8, 287.
- [12] Ems, L. *Virtually Amish: Preserving Community at the Internet's Margin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22, 111.
- [13] Sullivan, J. R. 'A Recipe for Success in the "English Worl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x-Amish in Mainstream Society'[D]. Kalamazoo: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2018, 14.
- [14] Anonymous. *1001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Christian Life*[M]. Aylmer: Pathway Publishers, 1992, 123.
- [15] Bogden, M., Reschly, S., Zeller, B., et al. 'The Amish Symposium'[J]. *Journal of Amish and Plain Anabaptist Studies*, 2014, 2(2): 278-302.
- [16] Kraybill, D. B. *What the Amish Teach Us: Plain Living in a Busy World*[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1, 126-127.
- [17] Scott, S., Pellman, K. *Living Without Electricity*[M]. Intercourse: Good Books, 1990, 5.
- [18] Byers, B., McGuigan, W., Jones, J. 'Attitudes Toward the Amish: Contact, Social Dominance, and Beliefs in Equality'[J]. *The Journal of Plain Anabaptist Communities*, 2021, 2(1): 81-95.
- [19] 邱仁宗.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及其控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 10(2): 27-34; 80.
- [20] 胡化凯. 试论技术正负面效应的共存性与控制[J]. 科学学研究, 1998, 16(4): 32-37; 109.
- [21] 韩小谦. 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20(6): 48-51.
- [22] 常立农、甄凌. 试论技术的社会控制体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20(8): 81-84.
- [23] Pinch, T. J., Bijker, W. 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4, 14(3): 399-441.
- [24] 汪向阳. 当代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7, 14(3): 39-42.
- [25] 戴艳军、刘则渊. 技术的道德控制初探[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 (7): 8-11; 28.
- [26] 盛国荣、陈凡. 什么是技术可控性?[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22(2): 50-54.
- [27] 远德玉、陈昌曙. 论技术[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284.

[责任编辑 李斌]